

塗鴉中的性別建構與女性塗鴉客的參與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盧穎

摘要

自 1960 年代以來，紐約地鐵一直是塗鴉客的目標，當地的塗鴉逐漸演化成一個次文化的圈子。在地鐵進行違法塗鴉的行動吸引著年輕族群，尤其是男性，他們基於種種原因從事這樣的行為：透過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對社會體制或生活環境的不滿，以及團隊行動所帶來社交上的滿足，最重要的是作為彰顯他們男性特質的方式。在這個以男性為主的次文化中多少也有女性參與，70 年代首位知名的女性塗鴉客 Lady Pink (1964-)，便在當時充分感受到自己因為性別而在圈子中受到各種異樣眼光的處境，彷彿女性的參與會使塗鴉所建構的男性氣質遭到質疑及動搖，在次文化中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很政治不正確地加深並顯露，她們性別可能作為阻礙或是助力。即使到了 21 世紀的現在，對於性別與影響活動參與的限制不再那麼明顯，但塗鴉圈中的女性仍佔少數，她們或者缺席，或者基於與男性不同的理由參與塗鴉行動。本文將藉由討論塗鴉在其形成一獨特的次文化圈的 70、80 年代，如何塑造及發展成男性氣質的扮裝，進而探究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什麼樣的動機促使她們投入充滿男性特質的環境中；如果說男性是藉由這樣的行為彰顯男性特質，那麼女性的目的為何？因此在第三部分，筆者將藉由一些具體的案例示範女性塗鴉客如何透過男性的語言質疑性別的刻板印象，挑戰男性權威，並且呈現出與男性塗鴉客不同的社會關懷面向。

關鍵字

塗鴉、次文化、性別、男性氣質、女性主義

前言

塗鴉 (graffiti) 一詞源於希臘文 $\Upsilon\rho\acute{\alpha}\phi\epsilon\iota\nu$ (graphein) 意思是「書寫」,¹ 在文字系統出現以前作為具有紀錄、乘載情感之功能的圖象,塗繪於壁上;時至今日,塗鴉時常透漏人們內心最直接的想法,反映著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本文所要談及的「塗鴉」之狹義定義,來自 1960 年代紐約地鐵的青少年次文化,最初以簽名塗鴉開始,漸漸形成字體藝術 (calligraphy 或 style writing) 的競爭到 70、80 年代時,形成完整作品創作 (piece) 的局面,參與者也不再僅限青少年。當時那些在火車、地鐵進行轟炸 (bombing)² 的塗鴉,在某些方面具有危險性,創作者可能要沿著軌道深入列車的停車棚,在靜止的列車上創作,還要時時提防行駛中的列車或警察、保全【圖 1】【圖 2】,若不幸失手,輕則被警察逮捕處以罰鍰或拘役,重則被列車撞上而受傷甚至喪命。³ 如此具有風險的行為為何吸引著不少人的參與?

過去討論次文化或是塗鴉行為形成的原因多引用馬克思主義中社會階級的概念解釋,強調城市中的工人階級較傾向以非法塗鴉的手段作為發聲的管道,因為在社會資源上的不對等,促使他們透過以體制外的手段達到他們的目的,比如發言權、強調自己的主體性,不過這樣的論點似乎偏離了實際狀況,事實上來自不同社經地位的人都有可能參與塗鴉團體。此外,功能主義者 (functionalist) 將塗鴉等次文化視為社會的反常狀態,一種處於權力邊緣者對體制的反撲。然而,他們未將性別因素考慮進去,由於塗鴉向來被視為「男人的活動」,尤其年輕男性,若以緊張理論 (strain theory) 解釋,那麼這些青少年透過非法的行為所欲得到的目的,將是來自塗鴉所彰顯的男性氣質。因此,在 Nancy Macdonald (1969-) 的博士論文 *The art of destruction: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urban graffiti subculture in London and New York* 中,她開始將從事塗鴉的動機由社會階級轉向性別的層面,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將「性別」這參數加入塗鴉的創作動機中,並將之整理成 *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 出版。⁴

在次文化中,關於性別的問題往往較主流文化來的明顯,因為這些次文化發展出來的原因,很多便是為了突顯某種性別特質而存在,因此對於男性與女性常有著雙重標準。與其他次文化相較起來,不知是原因還是結果,70-80 年代紐約

¹ Magda Danysz, *From Style Writing to Art: A Street Art Anthology* (Italy: Drago, 2010), p. 16.

² 塗鴉用語: 意旨非法的塗鴉創作之行為。

³ Martha Cooper, *Subway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pp.6-7.

⁴ Nancy Macdonald, *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3.

的塗鴉客幾乎全是男性，讓塗鴉幾乎與男性活動劃上等號，他們似乎有意識的將女性創作者排除在外，主觀地認為她們無法從事這些冒險行動、在遇到危險時無法冷靜地處理；⁵ 或是將她們放在一個特殊的位子，例如期待她們做出一些「充滿女性氣質的作品」，像是粉紅色的泡泡體、少女人物等。⁶ 對於塗鴉為何會被視為男性特質彰顯的行為與女性為何缺席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事，少數參與塗鴉行為的女性希望達成的目的也與男性不同，女性在塗鴉團體中變成他者（相對主流文化）中的他者（相對男性塗鴉客），她們的加入打亂了塗鴉圈的性別平衡，並且指出其中對性別建構的刻板印象。

一、塗鴉與男性氣質

我冒險，故我在。⁷

（一）塗鴉的目的

人們參與塗鴉的目的不外乎受到其公眾性所吸引，作為藝術創作的競爭平台外，將性別加入影響行為的因子，若干學者曾經提出塗鴉行為可以視為一種男性氣質的扮裝（*masquerade* 或 *make-up*），相較於女性氣質是一種扮裝，Kara-Jane Lombard 在她的文章 “Men against the Wall: Graffiti(ed) Masculinities” 中甚至認為透過這樣極端的方式追求霸權式的男性特質是一種病態的行為（*pathological* 或 *sick*）。⁸ 的確，這些男性在主流的社會中可能基於年紀、社會階級甚至種族相對弱勢，為反抗主流文化中的霸權式男性特質（*hegemonic masculinity*），他們發展出另一套系統並以更加極端的方式呈現，他們透過塗鴉展現他們撼動權威的能力，「佔領」公共區域所帶來的征服感，以及深入危險的地方表達他們英雄式的功績。

他們從事塗鴉的動機來自對個人主體性的宣示，從最早的簽名塗鴉（*tagging*）昭告大家「我在這裡」（*I woz' ere*）開始，⁹ 便是一種彰顯自身存在感的方式，這樣的簽名發展成各種不同層次的優劣比較，例如風格、技巧、地點選擇等。¹⁰ 這些最基本的塗鴉形式不再滿足塗鴉客的胃口，尤其是地點的選擇，他們將這樣的存在感從常人可及的地鐵座位、候車月台延伸到更危險的場域，車廂外觀或是

⁵ Nancy Macdonald, *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 p. 129.

⁶ Nicholas Ganz, *Graffiti Women: Street Art from Five Continents* (Harry N. Abrams, 2006), p.16-17.

⁷ 原文：“I risk, therefore I am.” 引自 Kara-Jane Lombard, “Men against the Wall: Graffiti(ed) Masculinities”,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21.2 (2013), pp. 183-184.

⁸ Kara-Jane Lombard, “Men against the Wall: Graffiti(ed) Masculinities”, pp. 180-187.

⁹ Nancy Macdonald, *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 p.49.

¹⁰ Martha Cooper, *Subway Art*, pp. 20-23.

月台的其他地方，像是隧道的壁面；他們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及空間中作畫，還要避免被警察逮捕。為了畫在車廂表面，他們只有兩種機會，一是進站等候乘客上下車的列車，或是深入停放、調度列車的車庫；一件「作品」便是這些列車行駛在軌道上的時刻，彷彿塗鴉客的成果展示【圖 3】。然而追求危險是他們獲得名聲、尊敬及地位的方式，尤其列車是大眾運輸工具，路線的選擇也可能擴大其知名度的影響力。

對「勇敢」體現不僅在於空間或時間上的壓迫，還有就是犯罪之舉所代表的對權威之藐視。與犯罪的連結也是吸引年輕男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犯罪常被視為男性的氣質之一，強調他們具有挑戰權威的能力。¹¹ 尤其叛逆期的青少年，或是對體制不滿的年輕人，透過塗鴉這種較輕微的犯罪質疑既有的價值觀，以及表達他們不願受制於龐大體制的心聲。亦有不少塗鴉客乾脆表示，如果塗鴉不犯法的話，他根本不想畫了。這種矛盾反映在社會學的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中：當社會體制發明了「違法」的概念去標記局外人（outsider），有些人便會為了突出、立異，反而去追求者樣的偏差活動。¹² 因此塗鴉這樣的惡搞行為，滿足了塗鴉客展現自己有別於「一般人」的特殊身分，甚至在衝撞體制的過程中，形塑自己的樣子，在某些方面來說也類似於很多人經歷過，青少年時期開始質疑父母、學校的階段。

（二）軍隊的類比

當塗鴉的規模發展到完整作品創作（piece），單獨作業變得困難，因此每個轟炸行動便要一個團隊（crew）共同完成，¹³ 團隊合作對抗體制便帶給塗鴉客們起一般的革命情結【圖 4】。透過與戰爭的連結同樣是將塗鴉視為男性特質的表現之一，他們的具體的人是警察，因此必須小心規劃每次的任務、分工，他們像軍人一樣埋伏在敵人的領域中，像個入侵者伺機而動，而噴漆罐就是他們的武器，完成一件作品被視為任務的成功，如同攻克一塊敵人的領土，也為他們帶來勝利般的驕傲。雖然他們的共同敵人是執法者，不過在團體與團體之間亦存在競爭關係，每一次的轟炸行動可以被視為每個團隊的「戰績」，甚至是與其他團體競爭的方式，如果在技巧、風格、色彩、創意上贏不了人，那在地點的選擇上亦是使對手表示輸誠的關鍵。

團體之中，塗鴉客之間對彼此也必須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感，一種類似兄弟會（brotherhood）或幫派的凝聚力，保證成員在任務中不幸被警察抓到時不供

¹¹ Annie Hudson, "Boys Will Be Boys: Masculinism and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Critical Social Policy*, Issue 21, 7(3), pp. 30-49.

¹² Nancy Macdonald, *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 p. 126.

¹³ Martha Cooper, *Subway Art*, p. 50.

出其他成員，如此，他們形成了堅固的社交團體，滿足除了外顯的名聲之外，內部成員之間的社交需求或團體的歸屬感。因此作為一種與軍隊一般同性的社交團體 (homosociality)，¹⁴ 性別的差異會為這種平衡帶來不安全感，而他們 (男性) 對女性的看法也因為團體成員皆為男性，而被視為成整個次文化對女性的看法：視女性為男性的附屬，或是厭女的 (misogynic)。因此，女性在加入塗鴉的領域中，對內將面臨著如何融入同伴使他們接納的問題，對外也必須使對手認同她是一個可敬的競爭者。

Nancy Macdonald 將此理由視為造成塗鴉活動單一性別組成的原因之一，確實，當時的塗鴉活動因為有著明確的「敵人」(例如代表公權力的警察)，使他們的活動類似打游擊戰，直至今日亦有不少遊走在法律邊緣的塗鴉客自詡為拿著噴漆的游擊份子。然而，除了行動的模式逐漸類似於軍事任務，滿足年輕男性對軍隊所代表的男性氣概之想像，進一步討論與女性的互動，某部分也移植了來自軍隊文化的性別觀點：視女性為需要保護的弱者、依賴者甚至性騷擾等，¹⁵ 使女性參與其中的情況也類似女性從軍可能面臨的問題。

二、 女性藉由參與塗鴉修正來自性別的偏見

男性塗鴉客透過塗鴉告訴大家他是個「男人」；女性塗鴉客則透過塗鴉告訴大家她不是個「女人」。¹⁶

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常是她們與家庭的連結，屬於女性的文化圈也多為立基於家庭的室內活動，像是化妝、美容、時是雜誌等；在空間權力的相關論述中，甚至有室內是屬於女性的「陰性空間」¹⁷，相對於室外的公共空間屬於男性的二元劃分，社會習慣將女性侷限在家中，或是將公共空間營造成女性不友善的環境，甚至讓女性感到處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具有危險性或是引起不安的。¹⁸ 同時在她們的成長過程中時常被告誡：不要惹上麻煩，調皮搗蛋也不是小女生應有的行為。因此在參與像是塗鴉這些屬於街頭、離經叛道的活動時，女性多延續著她們在面對異性或是公共環境中被動的態度，她們常是觀看者，而非主動的創作者，或是

¹⁴ Nancy Macdonald, *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 p. 104.

¹⁵ 虞立莉，〈性別與軍隊組織：我國中高階女性軍人與軍隊體制互動經驗探討〉，《社區發展季刊》，第 104 期，第 381-401 頁。

¹⁶ 原文：“Male writers work to prove they are ‘men’, but female writers must work to prove they are not ‘women’”，引自 Nancy Macdonald, *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 p. 130.

¹⁷ 葛蕾思達·波洛克 (Griselda Pollock) 著，〈現代性與陰柔氣質的空間〉(Modernity and the Spaces of Femininity)，《視線與差異》，陳香君譯 (台北：遠流，2000)，第 81-144 頁。

¹⁸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2001)，第 8-9 頁。

做為男性創作者的謬思。¹⁹ 女性在塗鴉圈中，似乎要更加努力才能被認可，²⁰ 因為女性塗鴉客的性別有異於其他同伴，她們雖然在一開始較容易受到注意，但要達到成功卻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

女性參與塗鴉可以分成兩個層面：參與者本身為女性及作品中的女性元素。起初，可能因為女性參與者為了告訴觀者她是個女性創作者，她們的作品風格常具有屬於女性的表現方式，相較於男性創作者多具有侵略性，且線條剛毅【圖 3】，女性的用色通常是較為溫和、粉色系的【圖 6】【圖 7】，字體的使用也較為圓滑。除了字體風格的不同外，在題材上也稍有不同，較明顯的是關於性別的刻畫，男性創作者筆下的女體通常是帶有性暗示甚至是有仇女意味的；而女性創作者筆下的女性較具有主體性，像是在告訴觀者她能夠達到的成就、透過創作想要傳達的訊息，例如 Miss Van (1973-)【圖 8】或 Swoon (1977-)【圖 9】。不過在字體藝術盛行 80 年代的紐約地鐵，以 Lady Pink 為例，在圖像內容上的差異其實在性別之間不太明顯，反而是藉由女性化的風格表現或「筆名」暗示觀者創作者的性別²¹，或許因為在那個年代，女性參與街頭創作行為本身即具有傳達其訴求的意義：透過參與初步的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界限。

(一) 女性的動機：解構性別框架

大概沒有人會否認當時的塗鴉是一個男性支配的圈子，尤其在次文化中，性別的刻板印象往往較主流文化來的明顯：主流文化或許會顧及政治正確性，而次文化參與者則完全不在乎，甚至樂於戳破主流文化維護政治正確的惺惺作態。一般來說，對體制破壞的行為往往出自於對自我之主體性的強調，因此與其將女性的參與消極地解讀成模仿男性、男性可以為何女性不行的質疑（這樣的角度強化了性別優劣區別、認同男性行為的觀點），不如將之視為一種女性主動且積極的宣示自身主體性、藉由滲入男性活動，解構其塑造的男性特質，並消融其中性別的界限。當「女性特質」作為一種社會扮裝，藉由從事屬於男性的活動，可以暫時破壞這樣的偽裝。

筆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提到男性從事塗鴉的動機與彰顯其男性特質有關，因此女性的動機，多是藉由從事屬於男性的活動來將自己從性別的標記中解放。²² 換句話說，在塗鴉中性別的倒置，會引發恰恰相反的效果，歸因於塗鴉本就以建構男性特質為目的，而女性的參與在破除其所樹立的男性特質外，也彰顯了自身的主體性。自 1960 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²³ 開始，不乏以激進的手段訴諸街

¹⁹ Angela McRobbie, *Feminism and Youth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2001), pp. 16-17.

²⁰ Nicholas Ganz, *Graffiti Women: Street Art from Five Continents*, pp. 10-11.

²¹ 例如 EVA62、Miss17、Femme9 等。

²² Nicholas Ganz, *Graffiti Women: Street Art from Five Continents*, pp. 9-11.

²³ 王雅各，〈婦女解放運動和二十世紀的性別現象〉，《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

頭，企圖消弭社會對性別既有的刻板印象；她們走出了歸屬於女性的室內空間，除了空間之公共性的能見度之外，也是一種伸張自身不被禁錮於家事活動的體現。回到同樣展示於公共空間的塗鴉來說，她們在 1970、80 年代的參與，不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像男人，而是調和了塗鴉圈對性別極端的偏見，以及反抗社會對女性溫良恭儉的期待。²⁴

（二）女性塗鴉客的參與：性別界線的消融

女性塗鴉客在參與塗鴉創作時，多遇到來自性別而引發的衝擊，同時反映在男性與女性塗鴉客身上。她們作為圈子中的「她者」，很容易被本質化；女性通常透過兩種方式參與塗鴉：創作者與觀賞者，前者顧名思義是塗鴉直接的創作者，後者則常是某位男性塗鴉客的女朋友或是「粉絲」，並不直接參與創作，而只是基於好奇而短暫參與，因此許多男性塗鴉客便因此自動將女性塗鴉客歸類為玩票性質的創作者，並不十分認真看待她的「事業」，這也是女性塗鴉客在尋求其作品之認同時所面臨的挑戰。

首先以男性塗鴉客來說，女性的參與伴隨而來的女性特質是引發他們接受障礙的原因。既然男性塗鴉客透過塗鴉來彰顯其男性特質，一旦這其中混雜了女性的參與對他們來說代表著一種閹割焦慮（Castration anxiety），一種專屬於男性支配權力被剝奪的不安，促使他們會做出一些反應去阻擋這樣的「入侵」。最初他們可能會抗拒女性塗鴉客的參與，先入為主地認為女性無法勝任及妥善處理塗鴉行動需要面臨的危機，不少人認為女生具有容易緊張的、生理或心理脆弱的、需要被保護、缺乏勇氣甚至是可能出賣同夥的特質，視帶女性出任務如同古代帶著女人上戰場——一個麻煩。在面對女性創作者時，他們傾向否認她們創作的價值，甚至對其作品吹毛求疵，這也是為什麼多數女性塗鴉客表示要花更多努力才能讓專業及技術被認可；他們認為女性無法企及男性的成就，即使實際上多數男性也無法達到。男性塗鴉客亦透過語言的奚落，以物化女性的言語及態度將她們排除在外，強調女性只能作為客體，她們可以被描繪作為創作的主题，或是作為觀者英雄式的崇拜著他們的事蹟，但絕對不是作為英雄本身。

與主流文化中相對於傳統霸權式男性特質不同的地方在於，Macdonald 在她的論文中以蛋蛋（balls）²⁵ 取代了精神分析中的陰莖（penis）或陽具（phallus），²⁶ 筆者認為她想要強調的是在男性從事塗鴉的過程中，彰顯勇氣或所謂的「有種」比掌握支配性的霸權來的重要，因此她使用了口語中帶有膽量意涵的「蛋蛋」

王雅各主編（台北：心理出版，1999），第 8-15 頁。

²⁴ @149ST: <<http://www.at149st.com/women.html>> (2016/6/3 瀏覽)

²⁵ 俗語，指睪丸，因此筆者在這裡也以口語用法譯之。

²⁶ Nancy Macdonald, *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 p.131.

作為塗鴉中男性特質的指涉；並且視女性從事塗鴉為一種「找回她的蛋蛋／膽量」（finding balls）的過程。因此為何男性會透過「幫助」來減弱女性參與帶來的威脅，例如在行動幫助女性同伴抵達較具有危險性的創作地點、協助逃跑，或是「紳士地」將相對安全的創作環境留給女性塗鴉客，企圖表現出：「看吧，你們女生就是無法獨立作業」來維護男性特質之地位與界線。

出於否定這些對女性有偏見的男性觀點，反而促成女性的參與。以 Lady Pink 為例，基於這種因性別而否定其能力的態度十分不以為然，而藉由參與消弭歧視的聲音。不過也因此有不少女性塗鴉客抗拒與男性合作，除了在行動上，在創作時尤其重要。前面提到女性創作者必須要加倍努力、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只能產出一流作品，才能夠得到專業方面的認可，此時，若有男性塗鴉客插手她的作品，所帶來的尊敬或名聲便會大打折扣：「都是因為那有人幫她」。這使得女性塗鴉客在從事塗鴉活動時，所面臨到因為性別而產生相對艱難的環境，而且她們不能隨便放棄，否則也印證了男性塗鴉客認為這些女性只是一時興起，而不是如他們認真將塗鴉當作一回事。

即使環境看似不利女性塗鴉客的加入，在 80 年代前後，亦有不少的女性塗鴉客參與其中，而且成就斐然，至今還活躍於街頭藝術的創作，部分的塗鴉客也建立自己的街頭文化品牌。²⁷ 堪稱最早且知名的女性塗鴉客 Lady Pink，在 1970 年代便嶄露頭角【圖 5】，便強烈感受到「同業」來自於性別差異的敵視。因此，對女性來說，參與塗鴉行動不同於男性想要藉此建構男性特質的目的，女性透過參與似乎是想達到的是對社會性別的不滿與批判。

三、 塗鴉作為武器：塗鴉中的女性主義

不論是塗鴉或其他次文化，許多女性的參與往往出自於對身為「女性」所必須具備的女性氣質感到厭倦，以紐約地鐵塗鴉初形成的環境因為成員對性別的偏見、社會風氣、夜晚行動的治安問題等，確實不利女性參與，女性參與其中並堅持下去的話，相較現在更能達到對於性別刻板印象質疑的批判性。²⁸ 到了 21 世紀前後，塗鴉環境對女性已不再如此抗拒，不過許多女性仍希望透過從事塗鴉這樣有點偏離常軌卻又無傷大雅的方式，喚起大眾對於女權的重視，尤其地鐵又是一個人潮川流不息的地方。

前文曾提到女性的介入及女性主義的體現可以分成參與者為女性及其作品

²⁷ 例如 CLAW (a.k.a. Claw Money)，參考自其官方網站: <<http://clawandco.com/>> (2016/05/15 瀏覽)

²⁸ @149ST: <<http://www.at149st.com/women.html>> (2016/6/3 瀏覽)

的題材，事實上，隨著時間的不同此兩者的參與方式是不同的，筆者認為，在 80 年代由於女性參與者少，因此她們的參與本身即具有突破性，不妨可以將焦點放在創作者為女性這個部分，試圖讓觀者知道創作者是個女性在當時的創作環境中似乎頗為重要，反映在女性化的風格及化名上；到了當代參與者的性別似乎不再重要，創作者並不會刻意強調她們的性別，而是希望觀者能將注意力放在她們作品中的訴求。然而，塗鴉客若無公開表明身分的話其實不一定能夠透過化名或作品來判斷作者是否為女性，因此這邊便以兩位已經確定身分，不同年代的女性創作者作為塗鴉中性別議題的討論對象。

(一) Lady Pink

本名 Sandra Fabara 的 Lady Pink(或是 Pink)出生於厄瓜多，在紐約市長大。她大概是最早出名的女性塗鴉客，在 1970 年代末期就廣為當時的紐約地鐵塗鴉圈所知，活躍的時間大約在 1979-1985 之間，²⁹ 可以說是標誌性的人物之一；在 1983 年時還參與了一部記錄紐約地鐵塗鴉的半紀錄片式熱血電影《瘋狂街頭》(Wild Style) 演出，在一群男性塗鴉客中十分亮眼。在 1979 年，當時仍在曼哈頓就讀藝術與設計中學的她，因為當時男朋友的關係踏入了這個圈子，可能也因為如此受到許多嘲弄，被認為她的男性友人才是真正的執行者或決策者。當時她所使用的媒材主要是噴漆【圖 10】，雖然她當時主修的是建築，不過她後來在一段採訪中表示，比起那些冷硬的線條，她更喜歡在城市中穿梭留下鮮豔的色彩。

30

她表示她會從事塗鴉活動多少與當時的女權運動有關，在 70 年代，女性積極地透過在許多方面與男性角逐高下，證明自己與男人一樣好。³¹ 然而身為南美洲的第一代移民，在性別與種族上都處於主流文化的弱勢，或許因為處於被壓迫的一方，加上時值她的青少年時期，促使她藉由參與塗鴉活動來證明自己的主體性。在一件作品《陽具與維納斯》(The Venus and The Penis)【圖 11】中她表達了這時期身處於這個男性為主的圈子之處境，她很明顯的挪用了《威廉多幅維納斯》(Venus of Willendorf)【圖 12】的形象暗示她身為女性在塗鴉圈的開拓者的地位，用威廉多幅維納斯指涉自己，代表著此領域初始的女性形象，同時被眾多陽具圍繞著。

Lady Pink 開始在地鐵進行塗鴉的時間大約與游擊女孩 (Guerrilla Girls) 相

²⁹ Brooklyn Art Museum: <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eascfa/feminist_art_base/lady-pink> (2016/06/03 瀏覽)

³⁰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http://www.uft.org/noteworthy-grads/noteworthy-graduates-lady-pink-graffiti-fine-artist>> (2016/06/04 瀏覽)

³¹ Brooklyn Art Museum: <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eascfa/feminist_art_base/lady-pink> (2016/06/04 瀏覽)

似，游擊女孩由數名匿名的女性主義者組成，企圖在藝術始終找出那些因為性別而被忽略的女性，³² 她們帶著猩猩的面具在公共空間以惡搞的方式喚起大眾的注意【圖 13】，與 Lady Pink 的「不安分」不謀而合，讓觀者重新省思女性在參與藝術中，被忽略、被誤解情況。雖然 Lady Pink 在 80 年代的紐約地鐵並未留下帶有女性主義意涵的作品，而且大多仍帶著不熟練的技巧及構圖，或是青少年追星式的熱血情懷，例如 1981 年的《約翰·藍儂》(John Lennon)【圖 14】，不過筆者認為她的參與本身就是實踐了當時創作者對女權運動的詮釋，同時打破了只有男性可以參與這些叛逆行為的刻板印象。直到今天，作為此領域的女性先驅者之一，Lady Pink 是否第一位從事街頭塗鴉創作的女性並不可考，但她選擇公開自己的身份並分享基於性別對其參與所造成的影響而被視為女權運動者，至今仍不懈於相關的活動。例如 2005 年時受邀參與一件位於紐約布魯克林的壁畫創作：《當女人追求正義》(When Women Pursue Justice)，該計畫由多位藝術家創作歷史上與女性爭取權利有關的女性肖像，Lady Pink 所繪的是促成美國女性投票權的運動領袖 Alice Paul (1885-1977)【圖 15】、【圖 16】。³³

(二) Jilly Ballistic

Jilly Ballistic (1982-) 是 21 世紀初活躍於紐約地鐵站的創作者，此時已較不流行噴漆的徒手創作了，她用貼海報或壁紙的方式 (paste-up)，將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物貼在地鐵站上，或是覆蓋在原本的海報上【圖 17】。例如一幅位於 23 街站 (23rd Street C/E subway) 的作品【圖 18】，她將原本電視影集《矽谷》(Silicon Valley) 的海報重製，在原本人物的臉上貼著在女性爭取主權的歷史中有影響力的人物：民權運動者帕克絲 (Rosa Parks, 1913-2005) 科學家居里夫人 (Marie Curie, 1867-1934)、飛行員埃爾哈特 (Amelia Earhart, 1897-1937) 及歌手大媽桑頓 (Big Mama Thornton, 1926-1984)，最後在採訪者為她照相時她在臉上放了瑪莉·安東尼 (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 的圖像。³⁴

Jilly Ballistic 的作品大多多的題材是關於反戰，尤其戰爭中女人與小孩的形象，有時也以經典的手法詮釋這些角色，像是【圖 19】【圖 20】，令觀者聯想到古典西洋繪畫中聖母子 (The Virgin and Child) 的主題，藉母親的角色暗示女性的天職與力量，如果戰爭是屬於男性的殺戮，那麼女性於其中所代表著的是生機與希望，手中抱著仍軟弱渺小的未來。她所創作的人物臉部都戴著防毒面具，似乎有點憤世的傾向，暗示我們生活的環境十分汙濁，另一方面可能是作者避免具象化人物的臉部的特徵，使他們可以被視為任何人。

³² 游擊女孩 (Guerrilla Girls) 著，《游擊女孩床頭版西洋藝術史》(The Guerrilla Girls' Bedside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rt)，謝鴻均譯 (台北：遠流，2000)，第 5-10 頁。

³³ Lady Pink NYC: <<http://www.ladypinknyc.com/projects/>> (2016/08/15 瀏覽)

³⁴ ELLE: <<http://www.elle.com/culture/art-design/a12728/female-graffiti-movement/>> (2016/06/03 瀏覽)

結語

既往以男性為主的領域在女性權力提升之時，性別的限制逐漸被消解，在塗鴉中也可以見到類似的演變，因此女性的參與在某些程度上，不論她的成就如何，都已經拓展了當時女性可以從事的工作之光譜。女性在塗鴉（graffiti）與街頭藝術（street art）的參與方式與意義其實是不同的，³⁵ 差異主要在塗鴉與街頭藝術兩者本身的差別：前者較屬於社會次文化的範圍，具有體制的破壞性、積極的解構，很多時候甚至是犯法的，也有不少極端的塗鴉客認為，塗鴉如果不犯法那就不是塗鴉了；而街頭藝術可以泛指所有在街頭的「藝術」，強調的是一種場域限定的藝術形式，對於體制的批判性相對緩和，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也較不顯著。

而塗鴉的環境似乎也隨著時代變遷而對女性有不同的態度。最早基於為樹立男性特質為目的而存在，演變到後來成為表達意見的工具之一，參與者的性別實際上已經不是了解其作品或參與意義的主要因素，不過還是有不少女性創作者利用自身性別的特色去碰觸性別有關的議題，畢竟不論是在街頭或其他領域，關於性別的論述基於作者的性別不同可能出現不同的解釋空間，例如同樣女體的創作當作者為男性時往往會有消費女性之嫌，許多時候嘲諷判定標準其實十分模糊。試想 Jilly Ballistic 改編的海報作品【圖 21】，如果創作者為男性是否會有不同的解釋，例如惡意嘲諷極端的女權主義者巴不得男性全死光好了？因為作者為女性，使觀者在解讀作品時或許會思考陽具所象徵的男性及其權利在社會中具有的影響力。不過關於作者性別對其作品之解讀的影響、女性主義論述者只能是女性嗎？似乎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礙於篇幅及主題在這邊稍微提到而已。

總而言之，在塗鴉發展的早期，女性參與這些活動一方面如同那些青少年男性要彰顯自己對抗社會體制的能耐之外，也藉此抗拒對於年輕女性安分守己的社會期待，並逐步的打破塗鴉圈的性別歧視。在當代的例子中可以見到性別已經不再是受到塗鴉同業的敵視理由，也因此她們的參與之行為本身不再如同 Lady Pink 那樣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因此她們也必須思考是否要將彰顯自身的性別做為影響創作的因素？例如不去強調作品中的性別議題，以 Jilly Ballistic 為例，她選擇公開自己的性別並以女性的身分為女權發聲。當塗鴉創作仍處於是不是藝術的討論中時，這些由女性創作者所作之作品，仍具有它們在性別議題上的意義與價值。

³⁵ Nicholas Ganz, *Graffiti Women: Street Art from Five Continents*, pp. 10-11.

參考書目

專書

1. 王雅各，〈婦女解放運動和二十世紀的性別現象〉，《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台北：心理出版，1999。
2.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2001。
3. 游擊女孩（Guerrilla Girls）著，《游擊女孩床頭版西洋藝術史》（*The Guerrilla Girls' Bedside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rt*），謝鴻均譯，台北：遠流，2000。
4. 葛蕾思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著，〈現代性與陰柔氣質的空間〉（*Modernity and the Spaces of Femininity*），《視線與差異》，陳香君譯，台北：遠流，2000。
5. Cooper, Martha, *Subway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6. Danysz, Magda, *From Style Writing to Art: A Street Art Anthology*, Italy: Drago, 2010.
7. Ganz, Nicholas, *Graffiti Women: Street Art from Five Continents*, Harry N. Abrams, 2006 .
8. Macdonald, Nancy, *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 New York: Palgrave, 2001.
9. McRobbie, Angela, *Feminism and Youth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2001.
10. McRobbie, Angela, *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Gender,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9.

期刊文章

1. 虞立莉，〈性別與軍隊組織：我國中高階女性軍人與軍隊體制互動經驗探討〉，《社區發展季刊》，第 104 期，第 381-401 頁。
2. Hudson, Annie, “Boys will be boys : masculinism and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Critical Social Policy*, Issue 21, 7(3), pp. 30-49.
3. Lombard, Kara-Jane, “Men against the Wall: Graffiti(ed) Masculinities”,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21.2 (2013), pp.178-190.

網站資料

1. @149ST: <<http://www.at149st.com/women.html>>

2. Brooklyn Art Museum: <<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
3. ELLE: <<http://www.elle.com/>>
4. GUERRILLA GIRLS: <<http://guerrillagirls.com/>>
5. Jilly Ballistic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jillyballistic/>>
6. Lady Pink NYC:<<http://www.ladypinknyc.com/>>

圖版目錄

【圖 1】塗鴉客正在覆蓋他人塗鴉。圖版來源：Martha Cooper, *Subway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圖 2】與同伴的夜間塗鴉。圖版來源：Martha Cooper, *Subway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圖 3】Iz the Wiz, *Hell Iz for Children*, 1982. 圖版來源：Martha Cooper, *Subway Ar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圖 4】TNT(The Nation's Top)成員。圖版來源：Martha Cooper, *Subway Ar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圖 5】Lady Pink，攝於紐約地鐵車廂，1982。圖版來源：Martha Cooper, *Subway Ar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圖 6】Lady Pink, *WELCOME TO HEAVEN*, 1982. 圖版來源：Lady Pink NYC: <<http://www.ladypinknyc.com/trains/>> (2016/07/07 瀏覽)

【圖 7】Eva62 作品。圖版來源：<http://www.imgur.net/media/595047758453859285_19590567>(2016/07/07 瀏覽)

【圖 8】Miss Van 作品。圖版來源：Ganz, Nicholas, *Graffiti Women: Street Art from Five Continents*(Harry N. Abrams, 2006)

【圖 9】Swoon 作品。圖版來源：ART/ARTH 475: CONTEMPORARY WOMEN ARTISTS: <<http://sites.psu.edu/contemporarywomenartists/2014/11/17/swoon/>> (2016/07/08 瀏覽)

【圖 10】Lady Pink 作品，紐約，1983。圖版來源：Brooklyn Art Museum : <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eascfa/feminist_art_base/lady-pink> (2016/07/08 瀏覽)

【圖 11】Lady Pink, *The Venus and The Penis*. 圖版來源：Brooklyn Art Museum : <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eascfa/feminist_art_base/lady-pink> (2016/07/08 瀏覽)

【圖 12】*Venus of Willendorf*, c. 28,000 B.C.E – 25,000 B.C.E. 圖版來源：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enus_of_Willendorf> (2016/07/08 瀏覽)

【圖 13】The Guerrilla Girls, *Do women have to be naked to get into the Met. Museum ?*, 1989. 圖版來源：<<http://www.guerrillagirls.com/naked-through-the-ages>> (2016/08/12 瀏覽)

【圖 14】Lady Pink, *John Lennon*, 1981. 圖版來源：Martha Cooper, *Subway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圖 15】《當女人追求正義》(*When Women Pursue Justice*)，Brooklyn, NY, 2005。圖版來源：Lady Pink NYC: <<http://www.ladypinknyc.com/projects/>> (2016/08/15)

瀏覽)

【圖 16】Lady Pink, *Portrait of Alice Paul*, 2005. 圖版來源：Lady Pink NYC:
<<http://www.ladypinknyc.com/projects/>> (2016/08/15 瀏覽)

【圖 17】Jilly Ballistic 地鐵創作中, 2016。圖版來源：Jilly Ballistic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jillyballistic/>> (2016/07/08 瀏覽)

【圖 18】Jilly Ballistic 與其作品, 2014。圖版來源：
<<http://www.elle.com/culture/art-design/a12728/female-graffiti-movement/>>(2016/07/08 瀏覽)

【圖 19】Jilly Ballistic, 2015. 圖版來源：Jilly Ballistic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jillyballistic/>> (2016/07/08 瀏覽)

【圖 20】Jilly Ballistic, 2015. 圖版來源：Jilly Ballistic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jillyballistic/>> (2016/07/08 瀏覽)

【圖 21】Jilly Ballistic, *All Men Must Die*, 2014. 圖版來源：
<<http://www.elle.com/culture/art-design/a12728/female-graffiti-movement/>>
(2016/07/08 瀏覽)